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挑战阿富汗塔利班： 成因、形式及其韧性

钱雪梅

摘 要：“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是阿富汗境内恐怖分子主动投靠域外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产物，也是地方恐怖分子“国际化”的典型案列。它自成立起就公开挑战阿富汗塔利班，先是与之争夺阿富汗“圣战”领导权，继而又全盘否定阿塔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双方长期处于武装冲突状态，同时展开激烈的认知宣传战和民心争夺战。双方敌对的根源主要在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创始成员对塔利班的政治背叛、双方争夺人力地盘等资源、政治目标尖锐对立、意识形态分歧加剧等。塔利班政权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政策与其他国家的反恐政策别无二致，主要着力清剿其据点、强力打击其骨干和资金链、鼓励其普通成员投降并重返社会、削弱其社会基础等。这些政策已初见成效：“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如今已不再有公开据点，恐袭行动数量明显减少。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未被彻底打败，仍在继续行动并不断扩大行动范围，继续威胁着阿富汗国内和地区安全。“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这种韧性既得利于阿富汗长期战乱和百废待兴的客观社会条件，也与其主观行为密不可分，尤其是在谋求增强吸引力、扩大招募、保持组织行动力等方面。2022年以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加强线上和海外宣传招募行动，已建立起跨区域运送恐怖分子的网络，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显加强，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值得关注。

关 键 词：“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伊斯兰国”组织；塔利班；阿富汗；恐怖主义

作者简介：钱雪梅，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文章编号：1673-5161(2025)06-0050-28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中南亚地区的分支,于2015年年初成立,长期以阿富汗为据点。2018年“伊斯兰国”组织核心力量转衰,“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仍保持活力,被认为是“伊斯兰国”组织全球体系中“最致命的组织”^①。2019年以来,阿富汗两个政权先后多次宣布已将它“打败”,^②但该分支组织仍在保持活动。2024年3月,“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针对莫斯科近郊音乐厅发动的恐怖袭击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事件发生后,欧盟认定它是欧洲安全“最大的外部威胁”,联合国称之为“阿富汗及其所在地区的主要威胁”。^③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塔利班^④政权在阿富汗国内最大的武装反对派和挑战者,其恐怖主义行动直接危及阿富汗的政治秩序。它的恐怖主义威胁出现外溢趋势,直接威胁中南亚地区安全。近年,“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已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国:不仅进行反华宣传,直接袭击中国海外利益目标,并与恐怖组织“东伊运”(ETIM/TIP)建立了“组织层面的联系”。2022年12月,“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喀布尔袭击中国人经营的桂园酒店;2025年1月下旬,该组织在塔哈尔的袭击导致一名中国工人身亡。^⑤

英文学界关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近年陆续有专著

①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23, p. 29.

② UN Security Council, “Eighteenth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Threat Posed by ISIL (*Da'esh*)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the Range of United Nations Efforts in Support of Member States in Countering the Threat,” S/2024/117, *United Nations*, January 31, 2024,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037252?v=pdf>, 上网时间:2024年3月20日。

③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our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S/2024/556, *United Nations*, July 22, 2024,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24/191/91/pdf/n2419191.pdf>, 上网时间:2024年11月5日。

④ 本文凡未加专门限定说明的“塔利班”均指阿富汗塔利班。

⑤ UN Security Council, “Fifteen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16 (2023)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 S/2024/499, *United Nations*, July 8, 2024,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24/156/00/pdf/n2415600.pdf>; “Chinese National Killed in Afghanistan, ISIS Claims Responsibility,” *The Express Tribune*, January 22, 2025, <https://tribune.com.pk/story/2523811/%20hinese-national-kill-ed-in-afghanistan-isis-claims-responsibility>, 上网时间:2025年3月7日。

出版^①,不断有学术论文和智库报告面世。相较而言,中国学界对该组织的专题研究相对有限。^② 王世达讨论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缘起和发展,注意到它“虽屡遭打击,却始终死而不僵”的韧性,认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将与塔利班保持“持续竞争和敌对”,因为前者的骨干成员是“叛乱“和”不满“者。廖成梅等人讨论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组织结构的二元性,研究了其资金来源以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李伟强调“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立当年便与塔利班“相互宣布开战”,注意到其恐袭活动自 2020 年 6 月后大幅上升。

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挑战和挑衅阿富汗塔利班的主要方式,分析双方敌对关系的主要表现及成因,并探讨“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何以在反恐高压环境中仍能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以期增进学界对地方恐怖分子国际化和阿富汗反恐局势复杂性的认识。

一、“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缘起及发展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不是“伊斯兰国”组织直接派代表前往阿富汗成立的机构,而是阿富汗地方恐怖分子主动国际化的产物。它的创始成员早就在阿富汗境内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原本各有自己的组织归属。2015 年他们打着“伊斯兰国”的旗号组建新的团伙,成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

(一)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创建过程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创建过程经历了三个环节:“伊斯兰国”组织的宣传动员,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极端势力和暴恐分子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建立组织,“伊斯兰国”组织核心力量接受其效忠并宣布建立“呼罗珊省”。具体来说,2014

① Antonio Giustozzi, *The Islamic State in Khorasan: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the New Central Asian Jihad*, London: Hurst, 2018;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② 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为主题的论文只有两篇,参见王世达:《“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前世今生》,载《国际研究参考》2021 年第 9 期,第 37-42 页;廖成梅、陈龙霄、陈敏:《“伊斯兰国-呼罗珊”在阿富汗的渗透及影响研究》,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24 年第 2 期,第 53-57 页。另有一些论著不同程度地论及“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参见李伟:《阿塔重新掌权后阿富汗的反恐困境与前景》,载《当代世界》2021 年第 10 期,第 26-30 页;张飞宇:《呼罗珊与中国国家安全》,载《国际研究参考》2021 年第 12 期,第 36-41 页;温琪:《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近期发展》,载《军事文摘》;2016 年第 8 期,第 9-12 页。刘中民:《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专题研究(下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3-26 页等。

年6月底,阿布·伯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伊拉克宣布建立“伊斯兰国”组织,自称“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向他效忠。7月初,喀布尔一家清真寺开始公开散播“伊斯兰国”组织宣传品。夏秋之际,“伊斯兰国”组织派代表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触当地武装分子,商讨在当地建立附属机构等事宜。^① 7~12月间,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和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以下简称“巴塔”)一些指挥官积极响应,先后宣誓效忠于巴格达迪及其“伊斯兰国”。

2015年1月11日,原属巴塔和阿塔的几十名指挥官在巴基斯坦联邦直辖区(今属开普省)库拉姆县开会,正式集体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2人组成的“协商委员会”,提名巴塔指挥官哈菲兹·赛义德·汗(Hafiz Saeed Khan)为组织头目即“埃米尔”,阿塔指挥官阿卜杜·拉乌夫·哈蒂姆(Abdul Rauf Khadem)为“副埃米尔”,巴塔发言人沙希杜拉·沙希德(Shahidullah Shahid)为“发言人”。1月26日,“伊斯兰国”组织总部宣布接受其效忠,设立“呼罗珊行省”,任命哈菲兹·赛义德·汗为“省长”,阿卜杜·拉乌夫为“副省长”,沙希杜拉为“发言人”。^②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正式成立,前巴塔和阿塔武装分子摇身成为“伊斯兰国”组织全球恐怖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伊斯兰国”组织由此正式扩张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不是“伊斯兰国”组织的首个海外分支机构。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已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和北高加索等地建立起至少6个“行省”。^③ 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言,“伊斯兰国”组织在2015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域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建立主要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恐怖分子主动投靠“伊斯兰国”组织的结果,因而是典型的地方恐怖分子“国际化”的产物。经验表明,地方恐怖分子的国际化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被动外溢,即恐怖分子为逃避本国打击而逃往海外,如巴塔和乌伊运(IMU)等。二是主动扩张,即恐怖组织有计划地推进跨国行动,要么是自上而下主动到海外招募、实施恐袭或

①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 29.

② Atal Ahmadzai, “IS-Khoras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deological Convergence with the Taliban, and Future Prospect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6, Iss. 5, October 2022, pp. 2–19.

③ “Al-Qaeda, IS and Lashkar-e-Taiba: Modus Operandi in South Asia and Europe,”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June 2024, <https://www.efsas.org/publications/study-papers/al-qaeda,-is-and-lashkar-e-taiba-modus-operandi-in-south-asia-and-europe/>, 上网时间:2024年8月3日。

建立分支,要么是自下而上地主动投靠域外恐怖组织,以跨国恐怖组织分支机构的形式实现国际化。“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成立过程包含着“双重”国际化:首先是巴塔恐怖分子为逃避 2009 年和 2014 年巴基斯坦军队的清剿行动,越境北上阿富汗;其次是“伊斯兰国”组织派员到阿—巴地区进行宣传动员,促成地方恐怖分子组建新团伙并改投“伊斯兰国”组织。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创始成员投靠和效忠“伊斯兰国”组织的动机各不相同,其动力包含“推—拉”双向机制。其中,“拉力”主要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吸引力,即 2014 年该组织在叙利亚战场上的所谓“战绩”;“推力”则主要是 2015 年前数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政治局势的变化,包括巴基斯坦政府加大反恐力度、“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被打死、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启动等。这些变动导致部分极端恐怖分子对现状不满,改投“伊斯兰国”组织于是成为他们摆脱“现实困境”的一种努力。“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首任“省长”和“副省长”便是明证。“省长”哈菲兹·赛义德·汗时任巴塔奥拉克扎地区指挥官,与新上任的巴塔领导人毛拉法兹鲁拉(Mullah Fazlullah)关系紧张,法兹鲁拉停止提供资金支持,哈菲兹·赛义德·汗深感愤懑,便在 2014 年 7 月与另外 6 名巴塔指挥官成立“巴基斯坦哈里发运动”(TKP),并宣布与“伊斯兰国”组织结盟。“副省长”阿卜杜·拉乌夫·哈蒂姆原是阿塔赫尔曼德省指挥官,曾在关塔那摩监狱服刑。他坚决反对阿塔与美国谈判,要求“将圣战进行到底”。2013~2014 年间的阿富汗和解进程令他大失所望,遂在 2014 年私自前往伊拉克秘密会见“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并于当年 7 月初向“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宣誓效忠。^①

塔利班起初曾试图阻止这些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组织结盟,阻止其建立“呼罗珊行省”。2015 年初,武装分子在库拉姆集会的消息传来,塔利班副埃米尔毛拉曼苏尔(Mullah Mansur)致信巴格达迪,强调阿富汗“圣战”的历史特殊性,呼吁“伊斯兰国”组织不要挑战塔利班埃米尔的“信士们的长官”(Amir al-Muminin)地位,不要在阿富汗建立分支,以免破坏阿富汗的“圣战士团结”。但“伊斯兰国”组织傲慢地拒绝了阿塔的要求,并号召“呼罗珊地区”所有穆斯林团结起来,“在哈里发之下携手并肩”,将“圣战”进行到底,还侮辱阿塔头目,称阿

^① Niamatullah Ibrahim and Shahram Akbarzadeh, “Intra-Jihadi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slamic State-Khorasan Province and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43, Iss. 12, 2020, pp. 1086–1107; Antonio Giustozzi, *Jihadism in Pakistan: Al-Qa’ida, Islamic State and the Local Militants*, London: I. B. Tauris, 2023, p. 52.

塔为“异端”。^① 事实证明,阿塔与“伊斯兰国”组织在建立“呼罗珊行省”问题上的这番争执,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它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关系的基调和属性:双方敌对的关键在于争夺阿富汗“圣战”的领导权。

(二)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武装力量的变化

关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人员规模始终没有确切的数字,各方的估计差异巨大。从大时段来看,2015~2018 年是该组织快速发展阶段,队伍不断扩大;2019 年人员规模明显缩小;2020 年 4 月起逐渐恢复。据统计,2015~2020 年间,该组织在美国、阿富汗前政府和阿塔三方打击下,损兵折将超过 1.3 万人,^②其中包括 6 任“省长”(见表 1)。

表 1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历任头目(2015 年至今)

序号	任职时间	姓名
1	2015 年 1 月~2016 年 7 月	哈菲兹·赛义德·汗(Hafeez Sayed Khan)
2	2016 年 7 月~2017 年 5 月	阿卜杜·哈西卜·卢格里(Abdul Hasib Logari), 又名哈西卜拉·卢格里(Hasibullah Logari)
3	2017 年 5 月~2017 年 7 月	阿卜杜·拉赫曼·卡利布(Abdul Rahman Ghaleb), 别名阿布·赛义德·穆哈吉尔(Abu Saeed al-Muhajir)
4	2017 年 7 月~2018 年 8 月	阿布·赛义德·巴焦里(Abu Sayed Bajauri), 别名阿布·萨阿德·奥拉克扎(Abu Saad Orakzai), 又名阿布·赛义德·艾尔哈比(Abu Sayed Erhabi)
5	2018 年 8 月~2019 年 4 月	阿布·奥马尔·呼罗珊尼(Abu Umar Khurasani), 又名毛拉维齐亚·哈克(Mawlawi Zia ul-Haq)
6	2019 年 4 月~2020 年 4 月	毛拉维阿斯拉姆·法鲁齐(Mawlawi Aslam Farooqi), 别名毛拉维阿卜杜拉·奥拉克扎(Mawlawi Abdullah Orakzai)
7	2020 年 4 月至今	萨纳乌拉·贾法里(Sanaullah Ghafari), 别名沙哈布·穆哈吉尔(Shahab al-Muhajir)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参见 Kyle Orton, “The Leaders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Kyle Orton*, September 3, 2021, <https://kyleorton.co.uk/2021/09/03/the-leaders-of-the-islamic-state-in-afghanistan/>, 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① Ihsanullah Omarkhail and Liu Guozhu, “The Trajectory of Islamic State Khorasan Province and Afghan Taliban Rivalry,”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December 202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592318.2023.2288450>, 上网时间:2024 年 6 月 29 日;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 35.

②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Broken, but Not Defeated: An Examination of State-led Operations Against Islamic State Khorasan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2015–2018),”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March 2020, <https://ctc.westpoint.edu/wp-content/uploads/2020/03/Broken-but-Not-Defeated.pdf>, 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2 日。

2019~2020 年,“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一度陷入低谷。首先,人员损失严重。除因恐怖袭击和暴力冲突造成的损耗外,另有 1,500 多人向阿富汗当局投降,组织规模从 2016 年初的 7,000~8,000 人降至约 2,000 人。其次,组织发生分裂。2019 年 5 月,“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化出“伊斯兰国巴基斯坦省”(ISP)和“伊斯兰国印度省”(ISH)两个新组织。尽管有传言称,成立两个新组织是时任头目阿布·奥马尔·呼罗珊尼主动推行的“改组”计划。但事实证明,新建组织带走了大批人员和资金,削弱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实力;它们后续在招募和资金募集方面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构成竞争态势,加重了后者的困境。例如,“伊斯兰国巴基斯坦省”成立仅半年时间,就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带走约 900 名巴基斯坦籍成员,“伊斯兰国”组织总部划拨给“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预算也部分转给了巴基斯坦分支和印度分支。^① 2019 年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和多家媒体都宣布它“已经被打败”。但事实证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其时并没有被打败,只是因人力和资金短缺而减少了活动,2020 年 6 月在阿富汗总共才实施 3 起恐袭,刷新了历史最低纪录。^②

2020 年 4 月穆哈吉尔出任“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头目后,该组织很快死灰复燃。次年 6 月,该组织在阿富汗共实施 41 起恐怖袭击行动,同比增长 10 余倍,刷新了它自己单月暴恐袭击数量纪录。^③ 7 月,“伊斯兰国巴基斯坦行省”重新融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8 月,它抓住阿富汗政治剧变、尤其是前政权垮台和美国撤军的时机,高调发动恐怖袭击,声名和士气大振,战斗队伍扩至约 4,000 人,遍

① Antonio Giustozzi, *Jihadism in Pakistan: Al-Qa'ida, Islamic State and the Local Militants*, pp. 57-59.

② Amira Jadoon *et al*, “The Enduring Duel: Islamic State Khorasan’s Survival Under Afghanistan’s New Rulers,”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August 2023, <https://ctc.westpoint.edu/the-enduring-duel-islamic-state-khorasans-survival-under-afghanistans-new-rulers/>; Raj Verma and Shahid Ali, “How the Islamic State Rivalry Pushes the Taliban to Extreme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30, Iss. 4, 2023, pp. 42-55;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Broken, but Not Defeated: An Examination of State-led Operations Against Islamic State Khorasan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2015-2018)”.

③ Amira Jadoon *et al*, “The Enduring Duel: Islamic State Khorasan’s Survival Under Afghanistan’s New Rulers”.

布阿富汗各省。^① 2022年起,塔利班政权的强力打击大大压缩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生存空间。如今该组织已被迫放弃据点,但联合国估计它仍保持6,000人左右的兵力,包括核心战斗人员2,000~3,500人。^②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成员构成在不断变化。据美国国防部2016年数据,该分支主力军起初主要是巴基斯坦人,占比约70%,另有来自车臣、伊朗、法国、阿尔及利亚、苏丹、孟加拉和中国等多国的所谓“外籍战士”。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安全研究所(RUSI)的阿富汗和反恐问题专家安东尼奥·朱斯托奇(Antonio Giustozzi)调研发现,到2023年,阿富汗和中亚籍恐怖分子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队伍的主体,占比约80%。^③ 该组织的活动范围持续扩展,目前已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等地发动恐怖袭击,其招募团队现已扎根欧洲,且正“鼓励骨干分子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前往欧洲”。^④

就成员国籍及暴恐行动范围而言,“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是不折不扣的跨国恐怖组织。但目前该组织在海外尚未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它在组织体系上仍

①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eenth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Threat Posed by ISIL (*Da'esh*)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Range of United Nations Efforts in Support of Member States in Countering the Threat,” S/2022/63, *United Nations*, July 27, 2022,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22/231/80/pdf/n2223180.pdf>, 上网时间:2023年3月9日。

② UN Security Council, “Fifteen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16 (2023)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our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③ General John W. Nicholson Jr., “Transcript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ess Briefing by General Nicholson in the Pentagon Briefing Room,” *U. S. Department of War*, December 2, 2016,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1019029/departement-of-defense-press-briefing-by-general-nicholson-in-the-pentagon-brief/>; Antonio Giustozzi, “Crisis and Adapt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Khorasan,” *LSE Ideas Special Report*, February 2024, <https://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reports/2024-02-01-SpecialReport-Giustozzi-Khorasan-FINAL.pdf>, 上网时间:2025年10月8日。

④ UN Security Council, “Fifteen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16 (2023)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our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从属于“伊斯兰国”组织全球网络,与“伊斯兰国”核心力量之间依然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

二、塔利班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较量

如前所述,“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从成立之初开始就卷入了“伊斯兰国”组织与塔利班争夺阿富汗“圣战”领导权的斗争。事实证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和发展了这一斗争,十年来坚持公开全方位挑战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利益和地位。双方敌对关系表现为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激烈的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合法性斗争。

(一) 敌对关系的主要成因

表面上看,“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与塔利班在成员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不乏相近相似之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创始成员和早期骨干中有为数不少的前塔利班成员,至今仍继续在塔利班内部招募成员;二者的意识形态都可抽象地划归“伊斯兰主义”或“政治伊斯兰”这一宏大范畴。不仅如此,它们在 2021 年 8 月之前还与共同的敌人(美国及其支持的喀布尔政权)作战。2005~2021 年间,美国政府、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习惯把“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包括在“以(阿富汗)塔利班为首的的叛乱力量”(Taliban-led insurgencies)之内。但在相近相似的表象之下,双方之间仍存在深刻且难以弥合的裂隙,这是双方持续敌对的根源。

第一,“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创始成员对塔利班的政治背叛,构成了双方政治对抗的起点。2015 年之前,在阿富汗各类民间穆斯林武装大都服从阿塔的权威,至少不会与之公开敌对。巴塔更是从 2007 年成立起就奉阿塔头目为最高领袖。在这个语境中,“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创始成员宣誓效忠域外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建立“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分支机构的行为,是对塔利班的公开背叛。阿卜杜·拉乌夫等原阿塔成员背弃组织、投靠“伊斯兰国”组织的做法,是明确的“叛徒”行为。阿塔早在 2006~2010 年间颁行的三版《行为法典》(Layha)都明令禁止官兵“叛逃”,强调会严惩逃兵、叛徒和“背弃承诺”者。^①

第二,资源竞争,尤其是人力和地盘控制权的争夺,决定了双方的零和关系。

^① Kate Clark, *The Layha: Calling the Taliban to Account*,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July 2011, https://www.afghanistan-analysts.org/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2/10/Appendix_1_Code_in_English.pdf, 上网时间:2014 年 12 月 14 日。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始终在积极动员、招募塔利班等武装组织中对现状不满或想出人头地的官兵,并在东部普什图地区抢占地盘和建立据点。这些行为损害了塔利班的核心利益,也决定了双方暴力冲突的必然性。塔利班上台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暴恐行动直接威胁阿富汗国家政治秩序和公共安全,挑衅执政者权威,动摇政权的合法性根基,因而直接关系到塔利班的统治地位,这决定了双方的政治对抗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三,双方的政治目标尖锐对立,没有调和的余地。2021 年以前,塔利班的政治目标是赶走外国驻军并夺取政权,其上台后的核心关切是巩固统治地位、捍卫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基本政治秩序和发展国民经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目标却是建立“伊斯兰国”组织构想的“全球哈里发国家”,在这个与“乌玛”(ummah)空间重合的“国家”中,阿富汗不再是独立的主权政治实体,而是其所属“呼罗珊行省”的一部分。可见,在阿富汗政治地位和政治前景的问题上,双方立场势同水火,其未来愿景也难两立:在当今阿富汗国土上,若有阿富汗国家主权,则无“全球哈里发国家”的立锥之地,反之亦然。这决定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与塔利班之间的斗争必定是长期的。

第四,在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范畴内,双方存在严重分歧。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均为伊斯兰主义组织,在于二者都主张建立“伊斯兰秩序”。但塔利班的主张相对温和,它谋求建立“伊斯兰秩序”的实践迄今仍限定在阿富汗国土范围内,自 2021 年上台以来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争取国际承认的努力都足以表明,它无意改造国际秩序本身。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及其所属的“伊斯兰国”却是典型的极端派。它们的意识形态严格说来属于伊斯兰主义的激进极端分支——“萨拉菲—圣战主义”(Salafi-Jihadism)^①,其核心主张包括:信主独一(tawhid)、真主主权(hakimiyya)、“忠诚与抗拒”(al-wala' wa-l-bara)的二元世界观、全球“圣战”(Global Jihad)和“定叛”(takfir)等。极简而言,“信主独一”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宗教表达和外衣,也是它用来宣传动员穆斯林大众的主要旗号。“真主主权”强调主权属于真主而非人类,这是它用来否定现实国家主权并号令全球穆斯林的“神圣”修辞。“忠诚与抗拒”是其方法论基础,即用忠诚与抗拒、真理与谬误、虔信与不信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来划分世界,宣称穆斯林应当严格遵从“忠诚于真理,抵制

^① “萨拉菲—圣战主义”也称“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st-Salafism)。

一切谬误以及非伊斯兰元素”的原则,意在壮大其“圣战队伍”。“全球圣战”和“定叛”则是它的方法论和首要政治实践。其中,“全球圣战”源自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的“全球圣战主义”(Global Jihadism),主张持久和无限暴力圣战,强调“圣战”是每个穆斯林的“宗教责任”,直到“解放所有穆斯林领土”,主张“圣战士”无需他人同意即可采取行动。“定叛”实践则是单方面“判定”其他穆斯林为“变节者”或“不信道”(*kufr*),以此合理化其极端教派主义和清除异己力量的暴力恐怖行为。在“伊斯兰国”组织看来,穆斯林中的“变节者”是“近敌”,是比西方(“远敌”)更危险的敌人,因而是优先打击的对象。^① 在日常政治实践中,“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和“伊斯兰国”组织都疯狂袭击什叶派和苏菲派,明确主张用“全球暴力圣战”推翻穆斯林世界的全部现政权,代之以“伊斯兰国”组织头目领导的、覆盖全球的“哈里发国家”。

(二) 敌对形式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与塔利班的敌对形式包括武装冲突、意识形态竞争和认知战、民心争夺战等。总体来看,塔利班在武装冲突中占据上风,尤其是它上台后采取的反恐措施,极大压缩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阿富汗境内的活动空间。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认知战方面,“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处于攻势,以各种方式挑战塔利班的宗教—政治合法性。2021 年 8 月以来,双方还展开了民心争夺战。

1. 武装冲突

2015 年 1 月“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立后不久,便在楠格哈尔发动伏击,打死塔利班 3 名地区指挥官,双方由此拉开了暴力冲突的序幕。2 月初,双方又在卢格尔等地短兵相接。^②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双方针对彼此发动的武装攻势总计近 300 次,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 2017~2018 年,总体上塔利班处于相对攻势(见

① 更多讨论参见 Shiraz Maher, *Salafi-Jihad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1-69, 111-142; 刘中民等:《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专题研究(上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186-207 页。

② Borhan Osaman, “The Islamic State in Khorasan: How It Began and Where It Stands Now in Nangarhar,”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July 27, 2016, <https://www.afghanistan-analysts.org/the-islamic-state-in-khorasan-how-it-began-and-where-it-stands-now-in-nangarhar/>; Abdul Maqsd Aziz, “IS Fighters Kill Taliban Commander, Warn TV Viewers,” *Pajhwok Afghan News*, February 2, 2015, <https://pajhwok.com/2015/02/02/fighters-kill-taliban-commander-warn-tv-viewers/>, 上网时间:2015 年 2 月 8 日。

表 2)。

表 2 塔利班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相互袭击情况(2015~2020 年)(单位:次)^①

发动者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小计
塔利班	8	13	54	72	15	7	169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12	8	47	27	25	3	122
总计	20	21	101	99	40	10	291

2021 年 8 月塔利班上台后,其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敌对关系的政治属性发生质变,即从美国界定的所谓“阿富汗叛乱力量”内部冲突,转变为阿富汗国家政权与暴力恐怖组织之间的斗争。“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塔利班政权根基未稳之时便展开疯狂进攻,2021 年 9~12 月发动 127 次恐怖袭击,其中 97 次直接针对塔利班官员和政府检查站,^②其余则主要针对哈扎拉人(什叶派穆斯林)、媒体记者和市民社会活动家等所谓“软目标”。2022 年起,该组织发动“城市战”和“经济战”,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城市中心地区、集市、电力供应设施、油罐车、经济开发项目和人道主义项目等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和塔利班执政形象的目标。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总共实施 274 次袭击,达到月均 23 次。^③

塔利班政权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打击与其他国家的反恐政策别无二致,都包含强力打击和标本兼治等核心要素。这种共性是由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责决定的,与执政力量的意识形态无关。如历代思想家和理论家所言,国家的使命和宗旨是保障国民及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与和平;“为了保持和平与安全,对内防止分歧,对外对付敌人”,国家“有权审定和平与防卫的手段”,也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扫清和平安全的障碍,“或在和平与安全已失去时,作出一切努力来加以恢复”。^④ 当“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暴恐活动直接危及阿富汗公共和平安全与基本政治秩序时,塔利班作为执政者,有责任也有必要予以打击。

^①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 158.

^② Ibid., pp. 73, 160–162.

^③ Mohit Sharma, “Pragmatism Against Ideology in Transnational versus Regional Jihadist Groups,” in Rajen Harshe and Dhananjay Tripathi, eds., *Afghanistan in Transition: From Taliban to Taliban*, London: Routledge 2025, p. 37; Amira Jadoon et al, “The Enduring Duel: Islamic State Khorasan’s Survival Under Afghanistan’s New Rulers”.

^④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36–137 页。

塔利班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反恐措施有三大着力点:一是清剿恐怖组织据点。2022 年 3 月,塔利班在楠格哈尔、库纳尔等省展开专项军事行动,成功收复此前“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长期盘踞的据点。2023 年上半年,塔利班在 11 个省区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据点实施 35 次打击,打死其高级领导人 5 名,重挫其行动力。二是严打其骨干和资金链。2021 年 10 月至 11 月,塔利班展开严打行动,后于 2022 年成功切断“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主要资金链;2023 年,塔利班与土耳其合作抓捕了将恐怖分子从中亚和阿富汗运送到欧洲的一个网络的负责人。2023~2024 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各大城市中心展开 100 多次专项打击行动。这些行动极大震慑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迫使它全面转入地下并陷入资金困境。三是招安和转化。塔利班于 2022 年发起“和解与回归”(Reconciliation and Reintegration)倡议,招安“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普通成员。政府提出的条件可谓优厚,比如承诺给归降者安排工作并发放半年薪水,允许其选择居住地,只需定期联系当地警察局即可。当年就有 300 多名“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员向政府投降。但因财政困难,塔利班未能完全兑现当初承诺,2023 年起归降人数有所减少。^①

在塔利班多举措的打击下,2023 年“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因资金链断裂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暴恐活动频次明显减少。当年,阿富汗发生暴恐袭击事件 67 次,同比减少 70%,暴恐袭击致死人数达 119 人,同比减少 81%。^② 但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仍在伺机发动袭击。2024 年,阿富汗共发生 87 起暴力恐怖事件,致 113 人死亡。其中,“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制造的恐袭案件占总数的 1/5,致死人数占比却高达 57%。^③ 这表明它仍是阿富汗最致命的恐怖主义组织。

①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s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Explaining Initial Successes,” *RUSI Occasional Paper*, 2023, <https://static.rusi.org/op-taliban-campaign-against-islamic-state.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1 日; Amira Jadoon *et al*, “The Enduring Duel: Islamic State Khorasan’s Survival Under Afghanistan’s New Rulers”; UN Security Council, “Fifteen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16 (2023)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our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②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4, pp. 11, 40.

③ *Ibid.*, p. 30.

2. 认知战

认知战作为一种手段和武器,意在通过强大的宣传攻势,动摇对方的军心和民意基础,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认知战贯穿“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与塔利班敌对关系的始终,突出表现为双方在日常宣传中的相互攻讦,努力贬斥对方,凸显自身“伊斯兰正统性”,夺占道义高地和舆论影响力。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政治目的是与塔利班争夺阿富汗的“圣战”领导权,并最终夺取阿富汗政权,将阿富汗变成“伊斯兰国”名符其实的“行省”。为此,该组织生产和推广了一系列话语,多维度抨击塔利班。从其面对英文世界的宣传内容来看,其叙事主要围绕三大支点展开:

其一,抨击塔利班“勾结美国”,效力于“异教徒”。“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称塔利班为“异教徒美国的工具”,称它与“异教徒”联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阻止后者在阿富汗立足,还称它夺取喀布尔政权是“得益于美国帮助”等。

其二,否认塔利班及其政权的伊斯兰合法性。“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抨击塔利班与美国和谈是“出卖伊斯兰利益”。该组织称塔利班“组织内部始终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与部落主义,与伊斯兰制度毫无关系”,是对伊斯兰“正道”所主张的“乌玛统一”的“背叛”。该组织还称塔利班政权“违背真主法律,跨越伊斯兰底线”,其统治遵循“妄见而非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还斥责塔利班官兵“与什叶派一同礼拜”,据此称塔利班为“伊斯兰的敌人”和“多神教徒”等。

其三,强调“伊斯兰国”组织所谓的优越性和必然性。“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称“伊斯兰国”组织能更好地“保护乌玛、保障民众供给”,是“真正的伊斯兰国家”,比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更“可靠”;强调“哈里发国家”是解决阿富汗社会政治经济沉疴的“唯一出路”,是阿富汗民众的“唯一救星”等。^①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极力否定塔利班的伊斯兰“合法性”和“正统性”,自我标榜为“正统”或“正道”,既是极端主义者唯我独尊的一种表达,同时也直接指向政治权力,其目的是否定塔利班的宗教—政治合法性,试图推翻塔利班政权并取而代之。

塔利班的首要目的是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维护阿富汗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

^① 以上引文来自 ISK, *Voice of Khurasan*, Iss. 1, pp. 8-10; ISK, *Voice of Khurasan*, Iss. 2, pp. 31-33; ISK, *Voice of Khurasan*, Iss. 6, p. 20; ISK, *Voice of Khurasan*, Iss. 8, p. 26。

它为此着重从两个方面应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发起的认知战。一是道义谴责,包括斥责“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破坏伊斯兰团结,斥责它与外国政治力量勾结,以此否定其宗教合法性。塔利班一直用伊斯兰历史上首个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派别的名称——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来指称和斥责“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批评它是“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代理人”,称其任务是“分裂”阿富汗的“圣战”力量,动摇塔利班的地位。^①二是压缩“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公共舆论空间。鉴于恐怖分子总是想方设法扩大影响力,制造社会恐惧,并此向政府施压以达到政治目的,塔利班政权反其道而行,极力阻挠“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扩大舆论影响力和吸引关注的图谋。2021 年以来,塔利班关闭了一批萨拉菲派清真寺和宗教学校,限制或禁止媒体报道“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制造的暴力恐怖行动,在抓捕该组织成员或支持者后不公开其信息,尽力避免一切“有利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宣传。^②

3. 民心争夺战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阿富汗的群众基础主要是萨拉菲派穆斯林。萨拉菲派不是阿富汗本土的穆斯林派别,而是抗苏战争期间由阿拉伯国家输入阿富汗的极端思想的产物。该群体目前约占阿富汗总人口的 2%~3%,集中分布在东部楠格哈尔、库纳尔和努里斯坦等省份,以及北部巴达赫尚省的部分地区。^③十年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主要依靠宗教符号如高举“信主独一”大旗、给成员提供高额薪酬、威逼利诱尤其是打压乃至杀害异议者等方式,来动员和控制萨拉菲派民众。2022 年 7 月,“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杀害了呼吁民众支持塔利班的著名萨拉菲派宗教学者萨达尔·瓦利·萨基卜(Shaikh Sardar Wali Saqib)。它还极力煽动萨拉菲派民众对塔利班政权的恐惧与不满。从 2023 年楠格哈尔一位警官的言论中可以窥见“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此类行动的“效果”。该警官称,普通萨

①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s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Explaining Initial Successes”.

② Antonio Giustozzi, “An Unfamiliar Challenge: How the Taliban Are Meeting the Islamic State Threat on Afghanistan’s University Campuses,” *RUSI Report*, May 2023, <https://static.rusi.org/rusi-emerging-insights-how-taliban-meeting-is-threat-on-afghan-university-campuses.pdf>,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19 日。

③ Borhan Osman, “Bourgeois Jihad: Why Young, Middle Class Afghans Join the Islamic State,” *USIP Peaceworks*, No. 162, June 2020;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s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Explaining Initial Successes”.

拉菲派村民只要不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联系,就与塔利班关系很好。^① 实际上,“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得以长期盘踞阿富汗东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当地民众的支持、同情和不反抗。

塔利班政权争取萨拉菲派穆斯林的民心,既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也是其政权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内在环节,迄今主要采取了三类措施:一是打击和清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基础。2021 年秋冬开始,塔利班在相关地区进行入户检查,抓捕“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员及其支持者,并根据后者的宣传动员规律,针对性地关闭了楠格哈尔、库纳尔、巴达赫尚等地的萨拉菲派宗教学校和清真寺。二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削弱“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影响力。塔利班上台后加强政治宣传,呼吁萨拉菲派民众远离“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并以善意安抚民众情绪,争取民众信任。楠格哈尔警察局对民众宣传称,萨拉菲派穆斯林只要不支持“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都将得到政府善待。库纳尔省则教育执法者要“尊重和重视我们的萨拉菲派兄弟”。^② 三是借助地方精英的智慧和权威,影响普通民众,夯实政权统治根基。塔利班官员会定期走访萨拉菲派聚居区地方长老,多次与全国各地萨拉菲派宗教学者座谈,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2022 年,塔利班采纳长老和学者们的建议,逐步恢复开放一批萨拉菲派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同年,楠格哈尔和库纳尔数百名“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员也在地方权威的斡旋下,向塔利班政府投降。^③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暴力恐怖行动无疑耗费了塔利班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阿富汗战后重建的困难和成本,其极端教派主义和暴力恐怖行动反衬出塔利班务实和相对“温和”的形象。塔利班政权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行动及其成果,彰显了它的反恐立场、意愿和能力,进而为国际反恐合作奠定了基础。尽管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相关各方在“谁是恐怖分子”的问题上仍将争论不休,且在阿富汗现有 20 多个恐怖组织中,塔利班政权的反恐行动主要集中在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上,但它对该组织的政策立场构成了拓展国际安全合作的一个支点。实际上,2021 年以来,美国在对塔利班保持高压的同时,从未

①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 165.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s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Explaining Initial Successes”.

②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s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Explaining Initial Successes”.

③ Ibid.

中断与它的反恐合作。国际危机组织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与塔利班的“反恐安全合作没有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①。

(三) 温和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

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之间持续的暴力对抗,凸显出伊斯兰主义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纵观历史,伊斯兰主义者虽都主张建立“伊斯兰秩序”,消除一切“非伊斯兰”元素,建立以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但是在“伊斯兰秩序”覆盖的地理空间范围、“秩序”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建立“秩序”的方法手段等重要现实问题上,不同伊斯兰主义力量的观点立场又千差万别,甚至形同水火。

根据其对待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态度,伊斯兰主义者大体可分为温和、激进和极端三种类型。其中,“温和”派不谋求改动现存民族国家体系,愿意遵守既有主权领土边界;如阿富汗塔利班;^②“激进”派可能谋求改变局部地区秩序和边界,但无意颠覆全球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如巴基斯坦塔利班;“极端”派谋求将全球穆斯林及其居住地统合为单一的“伊斯兰国家”,实现“伊斯兰国家”政治实体与宗教信仰共同体“乌玛”完全重合,这意味着彻底颠覆既有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秩序,“伊斯兰国”组织及其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是典型代表。

在教派关系问题上,塔利班的立场和态度更加温和务实,它重新执政以来对什叶派和苏菲派的宽容态度,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极端狭隘的教派暴力恐怖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这构成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对塔认知战的重要内容,前者多次抨击塔利班官兵“与什叶派一同礼拜”。^③不仅如此,塔利班意识形态和政策中的普什图元素、捍卫阿富汗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立场,在“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看来都是“背叛伊斯兰”的证据。^④

无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如何抨击,塔利班都是典型的伊斯兰主义者。塔利班没有否定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伊斯兰主义属性,只称之为“哈瓦利吉

① Graeme Smith, “Rethinking Talks with the Taliban,”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pril 18, 2024, <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asia/afghanistan/rethinking-talks-taliban>, 上网时间: 2024 年 5 月 10 日。

② Niamatullah Ibrahim and Shahram Akbarzadeh, “Intra-Jihadi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slamic State-Khorasan Province and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43, Iss. 12, 2020, pp. 1086–1107.

③ ISK, *Voice of Khurasan*, Iss. 6, p. 20.

④ ISK, *Voice of Khurasan*, Iss. 1, pp. 10–12; ISK, *Voice of Khurasan*, Iss. 6, pp. 13–16.

派”。两个组织之间的相互攻讦表明,二者在信奉伊斯兰主义的同时,还信奉其他主义,且该“其他主义”对二者间关系更具决定性影响。就此而论,伊斯兰主义不仅作为指代意识形态的名词存在,还可以作为形容词修饰其他主义、与其他“主义”长期共存,相互限定和说明,如“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教派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塔利班的民族主义等。对一个具体的组织而言,伊斯兰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关系,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何者为先的问题,又是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论题,或可划归认同政治的范畴。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与塔利班的敌对关系还折射出阿富汗国内政治力量之间比较普遍的一种关系模型,即双方在组织行为层面尖锐对立难以调和,但成员间跨组织的私人关系却盘根错节,二者并行不悖。比如,“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不仅一直在设法招募塔利班成员,还派成员加入塔利班,据说已成功渗透进塔利班当局的主要部门,包括内政部、国防部和情报总局等。^①而塔利班成员改投“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情况自2015年开始便未中断,在他们的组织归属和政治忠诚发生变更之后,往往能保留原有的社会纽带和私人关系网络。在阿富汗社会,家族、部落、亲友、乡党、族群等传统纽带和认同根深蒂固,不会因个人改变组织归属或政治身份而发生变化。历史一再证明,阿富汗两个激烈对抗的组织实体之间其实很难划定楚河汉界,更没有森严壁垒,各组织成员关系盘根错节。这是观察阿富汗当前和未来反恐安全所需关照的一个背景。

三、“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韧性

在可预见的将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对塔利班政权、阿富汗及地区安全和平的威胁仍将持续。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及其“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是“地球上最具韧性的恐怖主义组织”。^②“韧性”(resilience)作为学术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用于表征个人在遭遇不幸或意外变故时具有的复原能力。基于现有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对“韧性”作出如下定义:“韧性

① UN Security Council, “Fifteen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16 (2023)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

②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s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Explaining Initial Successes”.

“是指行为体在长期困难的环境中、或长期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得以维持生存发展的能力。其中,长时段、严酷环境和行为体存续能力是三个关键指针。^①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韧性的直观表现是,它自成立以来一直遭到反恐力量的打击,但始终设法在“困难”环境中保持生存和发展。2015~2021 年间,它是阿富汗境内唯一同时与三大力量即美国、喀布尔政权和塔利班为敌的恐怖组织。2019 年以来,阿富汗两个政权先后多次宣布该组织“已被打败”。^② 但事实证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十年间虽屡有起伏跌宕,却从未彻底崩溃认输,目前仍有约 2,000~6,000 兵力。^③ 虽然失去了军事据点,但在库纳尔、努里斯坦、巴达赫尚等地仍有训练营,并“继续建设从阿富汗北部威胁中亚国家的能力”,其招募和行动范围已扩大到俄罗斯和欧洲。该组织在阿富汗制造高调恐袭事件,如 2024 年 3 月在坎大哈用自杀式炸弹袭击银行,12 月又宣布对导致塔利班难民和遣返部部长哈利勒·阿哈迈德·哈卡尼(Khalil Ahmed Haqqani)身亡的恐袭事件负责。同年 7 月,奥地利、比利时和德国开展联合行动,抓捕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19 名正在策划恐怖袭击行动和募集资金的成员。联合国安理会在 2025 年 2 月发布的报告称它是塔利班当局、阿富汗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联合国和国际机构驻阿富汗代表“最严重的威胁”。^④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阿富汗还有适宜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但具体某个恐怖组织能否在阿长期生存,主要还取决于它能否持续吸引新的成员,能否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以及能否驱使他们执行组织意志和指令。而“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韧性的关键,正在于这三个方面的能力与“策略”。

① 这三者都与韧性强度正相关。未来更细致的研究或可设定标准,从这几个方面去加以测量。

②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 30; UN Security Council, “Eighteenth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Threat Posed by ISIL (Da’esh)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the Range of United Nations Efforts in Support of Member States in Countering the Threat”.

③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our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④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if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IL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S/2025/71, United Nations, February 6, 2025,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24/427/90/pdf/n2442790.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8 日。

（一）增强组织吸引力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立时,阿富汗伊斯兰主义舞台已相当拥挤。为在阿富汗站稳脚跟,该组织竭力凸显自己的特殊“价值”,并在各武装组织之间纵横捭阖。

第一,加盟域外新兴组织,狐假虎威。“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立仅半年时间,就在阿富汗招募到七八千人。^①这与2014~2015年“伊斯兰国”组织的吸引力高度相关。“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成员中既有人将“伊斯兰国”组织当作摆脱困境的出路,也有很多人认为“伊斯兰国”组织是通向“成功”的捷径。其早期成员明确表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是为了成为媒体“头条新闻,以便使自己不再无足轻重”。^②

第二,公开打击和对抗塔利班,独树一帜。“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创始成员通过公开与塔利班为敌,不仅是为了确立新身份,同时也有借力造势的图谋。2021年之前,塔利班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阿富汗“叛乱”力量之首,如今执掌国家政权,如果与之敌对且能取胜,“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便可事半功倍地推进建立“全球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目标;即便不能取胜,该组织也能通过另立山头来吸引对阿塔不满的社会力量,动摇其权威。

事实证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正在成为吸引各种反塔利班力量的“磁极”。联合国安理会注意到,“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利用阿富汗塔吉克族公民对塔利班统治的不满情绪,巩固了自己在北部地区的基础,近两年它在巴达赫尚和昆都士的“同情者与支持者人数大幅增加”。不仅如此,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些农民,为报复塔利班禁种罂粟令带来的生活变故和困难,也开始倒向“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给它的成员提供庇护。^③

第三,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结盟或合作,借力打力。“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积极拉拢在阿极端恐怖组织,与巴塔巴焦尔分支和奥拉克扎分支、“真主军”(Jundullah)、“坚格维军”(LeJ)、“先知伙伴军”(SSP)、“哈里发圣战辅士”(AKWJ)、“巴基斯坦哈里发运动”(TKP)等恐怖组织深度勾连,包括相互提供后

^① Antonio Giustozzi, *The Islamic State in Khorasan: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the New Central Asian Jihad*, p. 144.

^② Ibid., p. 3.

^③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if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IL (Da’esh), Al-Qae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勤和实战支持、采取联合行动等。^① 联合国安理会报告称,由于塔利班政权加强对“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约束,引起相关恐怖分子的不满,“东伊运”一些恐怖分子正式加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它们之间还“有组织层面的联系”。^②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与各恐怖组织合作的基础不尽相同。比如,它与“坚格维军”“先知伙伴军”等恐怖组织的战略合作建立在共同的极端教派主义信念基础上;与“真主军”“俾路支解放军”(BLA)等组织的合作则主要是出于现实利益,目前仅限于战术层面。

第四,努力打造“国际化”形象,扩大声势。“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创始成员主动结伙加盟“伊斯兰国”组织,本身就是打造“国际化”形象的一种努力。2022 年以来,为扩大影响力、增强吸引力和实力,“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积极从成员和行动范围两个方面推动组织的“国际化”。首先是成员的国际化。一方面,它为躲避塔利班政权的打击,将部分骨干分子转移到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其他国家,推动组织体系向全球扩展。另一方面,它加强面向海外、尤其是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招募的力度,现已发展出跨地区输送恐怖分子的网络,其中被联合国安理会注意到的一条路线是:经土耳其的凡城省,以及伊朗的奥鲁米耶、马什哈德和扎黑丹,到达阿富汗的赫拉特和尼姆鲁兹。^③ 其次是加强跨国行动。2022 年 4~5 月,“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向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

①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 128.

②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third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610 (2021) Concerning ISIL (Da’esh), Al-Qae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S/2024/92, *United Nations*, January 29, 2024,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23/431/79/pdf/n2343179.pdf>,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1 日; UN Security Council, “Eighteenth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Threat Posed by ISIL (Da’esh)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the Range of United Nations Efforts in Support of Member States in Countering the Threat”; UN Security Council, “Fifteen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16 (2023)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

③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our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Da’esh), Al-Qae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if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IL (Da’esh), Al-Qae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克斯坦境内各发射了 10 枚火箭弹。^① 2024 年,该组织又在伊朗和俄罗斯境内发动恐怖袭击。

恐怖分子的暴力行动往往带有“表演”和“广告”成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常刻意表演其成员和行动的跨国属性。一方面,它故意安排恐怖分子跨国恐袭行动,如安排阿富汗人在巴基斯坦实施袭击、安排外籍武装分子在阿富汗实施袭击,用塔吉克斯坦人袭击俄罗斯、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袭击伊朗等;另一方面,在宣布对恐袭事件负责时,该组织常专门强调恐怖分子的“外国”国籍及其“行动小组”的多国籍构成。^② 该组织的表演目的非常明显:一是鼓舞自身“士气”,二是彰显“能力”和“实力”,以吸引更多资金和人员。

(二) 扩大招募渠道和范围

组织吸引力需要转化为组织有生力量,即招募更多成员,保持和扩大组织队伍,切实保障组织生命力即韧性。“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高度重视招募工作,起初主要在阿富汗本地招募。2022 年起,为躲避塔利班打击和降低招募成本,该组织逐渐将招募工作重点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阿富汗的招募对象大体可分为三类群体:暴力恐怖分子、普通民众、青年学生;它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方法:

首先,对持激进和极端意识形态的暴力恐怖分子,“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主要以高薪和意识形态吸引其加入。2015~2016 年,“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员工资为每人每月 600 美元,比当时阿富汗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520 美元)高出 10 余倍。2022 年,因资金链被阻断,该组织一度资金紧缺,人均工资水平降至每月 235 美元,但这个数字仍远高于阿富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400 美元)水平。

① Sudha Ramachandran, “ISKP Attacks in Uzbekistan and Tajikistan,”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August 31, 2022.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731-iskp-attacks-in-uzbekistan-and-tajikistan.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11 月 12 日。

②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p. 5, 80; UN Security Council, “Fifteen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16 (2023)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our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2021 年以来,它试图“通过一系列经济激励措施招募‘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成员”^①。在意识形态方面,该组织主要通过对塔利班发动认知战,标榜自己是在“真正捍卫伊斯兰”、进行“真正的圣战”等宣传动员,以此吸引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它高举“全球圣战”和“全球哈里发国家”旗号,希望借以“抚慰”在阿外国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漂泊感”,给他们提供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故土的宗教—政治归属和认同。据统计,2020~2021 年,该组织成功招募了 500~1,500 名极端恐怖分子。^②

其次,对普通民众而言,“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高薪也极具吸引力。研究显示,许多民众“加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是看重它能提供的薪水”。^③ 2021 年以来,不少阿富汗民众出于对塔利班统治的不满而加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还有一些前政权官员因反对塔利班而选择加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员。有研究发现,在帕克蒂亚省吸纳一批前政权军官之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对塔利班的情报和实战能力明显增强。^④

最后,青年学生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十分重视招募对象,它称大学生为“觉悟者”,并称“一名有觉悟的战士胜过 100 名未受教育的战士”。^⑤ 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大多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失望和沮丧,或者改变现实的迫切愿望。2021 年前,偏远农村地区青年可能受地方权威或亲朋好友的影响,或是出于生计考虑,为“高薪”而加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与此同时,该组织在大

①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s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Explaining Initial Successes”; 阿富汗经济指标见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afghanistan?view=chart>, 上网时间:2024 年 1 月 4 日。

②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eenth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Threat Posed by ISIL (*Da’esh*)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Range of United Nations Efforts in Support of Member States in Countering the Threat”;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y-fif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734 (2024) Concerning ISIL (*Da’esh*), Al-Qae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③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s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Explaining Initial Successes”.

④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 165; UN Security Council, “Thirteenth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Threat Posed by ISIL (*Da’esh*)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Range of United Nations Efforts in Support of Member States in Countering the Threat”.

⑤ Antonio Giustozzi, “An Unfamiliar Challenge: How the Taliban Are Meeting the Islamic State Threat on Afghanistan’s University Campuses,” *RUSI Report*, May 2023.

学校园、学校附近清真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平台上进行宣传,招募出身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城镇青年。

2022年以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招募工作的重点转到线上,扩大海外主动招募的力度。一是在互联网上发行多语种电子刊物。目前“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已发布过阿拉伯语、普什图语、达里语(波斯语)、乌尔都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印地语、马来亚语、英语、土耳其语和俄语等10余个语种的专刊,其跨国扩张意图和潜在威胁蔓延的风险由此可见一斑。二是该组织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线上招募制度。研究发现,它在招募的周期一般历时三个月,主要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有专门团队负责。^①

第一阶段:识别目标。“定向”团队通过各种社会网络搜寻潜在发展对象,主要瞄准两类对象:一是虔信宗教或对宗教知识、萨拉菲主义等思想有浓厚兴趣的人;二是有亲朋好友在塔利班反恐行动中受牵连的人。团队会设法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交给“媒体与文化”团队。

第二阶段:试探和筛选。“媒体与文化”团队成员可能身在欧洲,在线上给目标对象提供带有“伊斯兰国”组织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信息资料,进行试探。团队会密切关注目标对象的反应,如果反应消极,就立即与之中断联系;反应积极的人将会被邀请进入某社交媒体的特定账户或“朋友圈”,由“聊天和邀请”团队跟进。

第三阶段:培育和发展。“聊天和邀请”团队在社交媒体上与目标对象密集聊天,邀请他们参加精心组织的演讲和讲座,深入讨论现实政治问题。该团队的任务重点是思想灌输和规训,培育目标对象认同组织的意识形态、政治目标和行为方式,引导他们进入组织轨道。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出“圣战”邀请。如果目标对象接受邀请,则由“面对面交流”团队接手。

第四阶段:组织培训,成为正式成员。“面对面交流”团队将安排新招募的学员到训练营,接受政治思想和作战技能培训。培训结束后,他们作为正式成员,前往被分配的地点和工作岗位。

上述四个阶段环环相扣,各团队分工明确,紧密配合。为降低政治和安全风险,前三个阶段主要通过线上执行,到第四个阶段才由线上转向线下见面。

^① 根据朱斯托齐的研究归纳和整理,参见 Antonio Giustozzi, “An Unfamiliar Challenge: How the Taliban Are Meeting the Islamic State Threat on Afghanistan’s University Campuses,” *RUSI Report*, May 2023.

（三）保持组织统一行动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单纯技术层面论,要将这批语言风俗不尽相同、却都习惯用暴力恐怖方式解决分歧和矛盾的极端暴恐分子长期集合在一起并保持统一行动,殊非易事。从组织安全的角度看,除巴基斯坦人能够在阿富汗东南部地区以假乱真地扮演“本地人”之外,来自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在体貌特征和语言方面与当地人差异明显,其公开活动容易引起情报和反恐机构的注意。为确保组织团结和安全,“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设立了若干制度,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

一是对外国恐怖分子的日常安全保障。其团伙采用“本地人—外国人二元结构”(local-foreign dual structure)的方式居住,有人称之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最重要的组织结构”。^①

2023 年前,“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据点主要在楠格哈尔和库纳尔两省,当地居民主要是普什图人。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它将本土官兵和外籍武装分子混组为物理意义上的“内—外”双层结构:外籍武装分子居于营地或其他住所的“内层”,一般不轻易公开露面,基本不与外界接触,不干涉所在社区事务;阿富汗本土恐怖分子布防在“外层”,负责守护内层安全,并提供必需品供应等服务。这种结构的优势在于,本地恐怖分子信息灵通,熟悉当地和周边地形地势,容易隐藏在村民中,能确保日常行动的灵活性和安全;外国恐怖分子也能得到比较周全的照护,有利于组织队伍团结稳定。事实证明,这种结构是有效的,2022 年以来塔利班政权的反恐行动重挫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外层组织,但行动对其内层和核心力量的影响有限。^②

近两年,为躲避打击和分散力量,“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将重心向北迁移,该“二元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当地居民主要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体貌和语言方面与来自中亚的外籍武装分子亲缘相通,外国恐怖分子在当地生活行动的便利程度和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不必再严重依赖本地“战友”保护,就能自由外出行动。^③ 这种变化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值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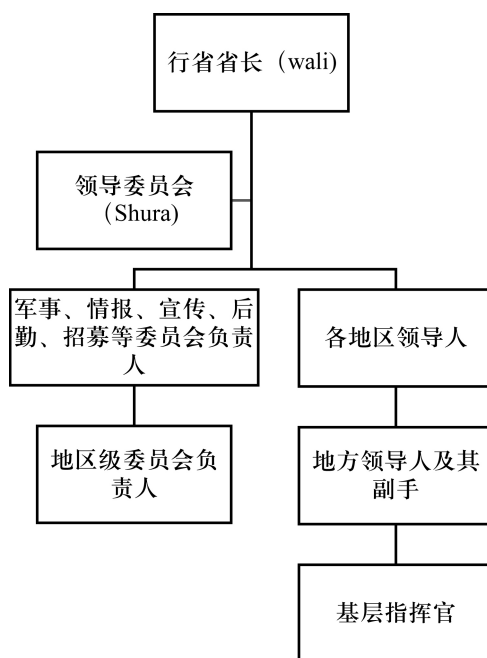
二是确保组织统一行动的垂直指挥体系。为加强对出身散兵游勇的多国恐

① Atal Ahmadzai, “IS-Khoras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deological Convergence with the Taliban, and Future Prospects,” pp. 2–19.

② Ibid.

③ Ibid.

怖分子的管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实行以“省长”为最高权威的集中统一领导。“省长”掌握实权,其人选由领导委员会提名、经“伊斯兰国”组织最高领袖任命产生,对“伊斯兰国”组织头目负责。“省长”对“行省”范围内的事务享有最高领导权,包括行动指挥权和人事任免权,一般有 2~3 名副手(“副省长”)协助处理各项工作。领导委员会日常给“省长”提供咨政服务,协理各下属委员会和行省的政务军务,向上对接“伊斯兰国”组织最高行政机构(“代表委员会”)以及负责各“行省”事务的“边疆管理局”。领导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招募委员会、资金募集和运输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负责“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军务、政务和政务的部门,还设有后勤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行政职能部门,这些委员会向下通过地区各委员会落实日常工作。政务和军务的贯彻落实主要依靠“行省—地区—地方—基层领导人”四级责任制度。各级领导人及其副手的首要职责是落实上级指令,地区领导人及其副手负责监督、协调本地区各委员会的工作。基层指挥官兼理本地各种事务(见下图)。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组织结构图^①

^① 根据贾杜恩等人的叙述绘制,详见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 6。

为预防指挥官和地区领导人之间争抢地盘等资源 and 自相残杀,“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明令禁止地区领导人、地区各部门负责人及以下级别官员擅自跨区行动。^①

事实证明,垂直统一的指挥体系迄今有效保证了“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团结和行动效力。过去十年间,“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没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内讧,在各层级领导人频繁死亡的情况下,组织仍能照常运转。

四、结语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是三大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首先,阿富汗长年战乱和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法外”状态,给多国激进极端和恐怖分子的活动提供了空间和便利;其次,2014~2015 年巴塔和阿塔组织内聚力减弱,为其中的不满者“改换门庭”提供了机会和动力;最后,“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强势兴起及其宣扬的“全球哈里发国家”观念,给巴塔和阿塔内部“异见者”提供了新的“希望”和“依靠”,也给躲藏在阿富汗的外国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提供了新的认同和“慰藉”。他们遂改投“伊斯兰国”组织,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这一新身份继续从事暴力恐怖活动。

塔利班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持续敌对,是 2015 年以来阿富汗的一个基本政治事实,表现为双方持续的武装冲突、认知宣传战和民心争夺战。这一敌对关系的根源在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创始成员对塔利班的政治背叛,双方抢夺人力地盘和权势,政治目标尖锐对立以及意识形态严重分歧。2021 年阿富汗政治剧变改变了双方敌对关系的政治属性,即从西方所谓“阿富汗叛乱力量”内部的冲突,转变为阿富汗国家政权与恐怖组织的斗争。不过,其敌对关系的模式、基础和主要内容没有明显改变。塔利班政权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措施与其他国家的反恐政策相似,都包含强力打击首恶骨干和资金网络、转化其普通成员、削弱其社会根基等内容。上述政策已初见成效。2023~2024 年“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发动的恐袭数量较 2021~2022 年明显减少,该组织如今在阿富汗已没有公开据点。

^① 详见 Amira Jadoon and Andrew Mines,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 106。

但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仍维持着数千人的核心武装力量,其威胁远未消退。一方面,由于主力分散并重新安置,部分骨干转移到海外,“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海外行动能力正在增强。另一方面,在阿其他恐怖组织正在经历变动、恐怖主义本身极其顽固等内部问题,“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对阿富汗和地区安全的威胁可能有增无减,地区安全形势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组织建立包含了被动外溢和主动扩张的双重国际化路径:首先是巴基斯坦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为躲避本国政府打击而逃往阿富汗,其次是阿—巴极端暴恐分子重组团伙,主动投靠域外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组织。2018年前,“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成员的“多国籍”结构,主要是阿富汗境内云集多国极端恐怖分子这一社会政治事实的反映。但近几年,它明显加强了主动国际化的力度,加强对海外招募,将恐袭行动范围扩大到邻国、俄罗斯和欧洲等地。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和平台给“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主动的国际化提供了更多便利和空间,客观上增强了它的韧性。

阿富汗塔利班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敌对关系折射出伊斯兰主义的多样性,以及阿—巴地区各种政治武装组织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决定“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与其他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的现实利益可能更加重要,否则无法解释“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与阿富汗塔利班的敌对,与“坚格维军”和“真主军”等恐怖组织的结盟,以及与世俗的俾路支解放军等恐怖组织的战术合作。阿富汗境内极端和恐怖组织数量众多,它们与阿塔的关系及其在阿富汗的处境,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承认和尊重阿富汗塔利班的政治地位及领导权;而它们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反过来也会影响塔利班政权的国际合法性,威胁阿富汗和地区安全。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章 远)